

张子全书

一
函
八
册

張子全書卷第十五

附錄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

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
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
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
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
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
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
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

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人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

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

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己上見性理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孺者食便不美

明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

子厚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

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
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
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
無寬舒之氣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
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
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

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
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
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
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
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叔謂不可
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
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也

或云觀人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某常

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
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

不得也張子厚善

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以上見程氏遺書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

易次日橫渠撒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

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

橫渠乃歸陝西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

不熟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

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
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

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

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按行

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以上見程氏外書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就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賸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

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

寬裕溫厚

一作和

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

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
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
慮涵泳義理他日當日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汙漫無

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

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扎相似更沒

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

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上蔡語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純論如此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

而發也

橫渠之意真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是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事物性便是這箇事物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

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
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
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
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
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
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朱子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
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

會得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會理會得下落橫渠
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
必如此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
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
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
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
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
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

領與天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
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於橫渠輩
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
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
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
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
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
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